

◆六岭杂谈

母亲给我过生日

申云贵

自从在城里买了房子,我和母亲一年见面的次数就屈指可数了。因为母亲喜欢乡下,不愿来城里住,而我又事儿多,难得回乡下。可每到我的生日,母亲都要进一趟城。她来时,我总是刚起床,她总是挑着一副担子。她的担子由一根竹扁担和大大小小的包组成,包里有蔬菜、鸡蛋,还有杀好的鸡、辣椒粉……母亲常常丢下大大小小的包就走,也不坐一会,也不喝杯茶。我留她,她就诉苦:“我屋里有好多事,鸡没人看,猫没人管,菜也干死了……”我拗不过母亲,只得让她走。看着母亲佝偻着腰渐行渐远,忽然想起一句歌词:“有妈的孩子像块宝。”是啊,在母亲心里,我永远是一块宝。可母亲啊,为了我们这些宝,你自己却熬成了一棵枯黄的草。

今年我的生日又快到了,妻子说:“今年你的生日去妈家过,她炒的菜好呷。”我知道妻子想偷懒呷现成的,就没给她好脸色:“不行,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弄饭给你呷,亏你说得出口!”妻子不死心,打电话给母亲,没想到母亲很高兴,一口答应了。

天公不作美,我生日前一天,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。我打电话给母亲:“妈……我明天不能回来了。”母亲似乎有点失望:“那……这么不凑巧啊!”我想了想,说:“我五天后回来。”母亲立马高兴起来:“要得,要得。”

第六天下午,我回到了老家。夕阳西下,原本棉絮似的白云,此时仿佛燃烧起来,红了半边天,地上的树和草也被映得有了几分红意。兴许是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,母亲一把拉开了房门,顿时,西斜的阳光猛地扑进了屋子,把母亲的影子拉成了一根长竹竿。母亲一手扶着门框,一手搭在额头上挡住阳光,满脸惊喜地招呼:“云仔子回来了啊!”此情此景,恍如昨日。小时候,我每天放学回家,母亲也是这样站在门口迎接。我背着书包欢快地跑向母亲,一头扎进她的怀里,夕阳把我和母亲暖暖地包裹起来。

母亲显然提前做了准备,买了肉买了鱼,还杀了鸡。我刚坐一会儿,桌子上就摆满了冒着热气的菜。我朝灶屋喊:“妈,少做点菜,呷不完。”母亲连忙应道:

“冇么子菜,就好了。”

母亲最后端上来的是一碗面,上面还有一个荷包蛋。在老家,有人过生日时都要吃一碗面,寓意健康长寿。母亲给我做生日面时,总要加一个荷包蛋。我说:“妈,今天这碗面应该你呷。”母亲说:“今天是给你补过生日,为么子该我呷?你快把面呷了。”我说:“妈,我的生日和你的生日相差五天,今天是你的生日啊,你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?我今天是特意回来陪你过生日的。”母亲呆了呆,眼圈忽然红了。她拿起筷子,把荷包蛋夹到我碗里,自己吃起了面。

我看着苍老的母亲,眼圈也红了:“妈,我每年过生日,你都来送东西。你过生日却不准我回去,说见面才几天又回去干啥。可你这么大年纪了,一个人来县城我不放心,一个人住乡下我也不放心,你还这么辛苦操劳……你跟我进城住吧。”母亲听了,又老调重弹:“不去不去,我屋里有好多事,鸡没人看,猫没人管,菜也会干死……”

(申云贵,邵东市作协会员)



◆漫游湘西南

赏星记

黄三畅

到城步南山旅游。晚上逛了街回饭店,有同伴突然说,看,天上好多星星!大家仰头看,可不是,繁星满天!这对我来说,是久违的了,估计其他同伴也一样。果然另有同伴说,这里灯光稀,空气又好,才看到这么多星星,我们何不到离街远一点又没有灯光的地方去看!大家都赞同,于是驱车往小镇东边的路上去。

来到雕有红军长征雕塑的小广场,车泊下来,大家下车。这里避开了小镇灯火,那银灰的颜色,正是若明若暗的潋滟水光。大的、小的,明亮的、不太明亮的、若隐若现的,真是星星的世界啊!

我盯住西边那颗长庚星,它一闪一闪,似在呼应我的眼光。我又发现一颗“走路”的星,它走得从容、舒缓。也因了它,整个天穹也显得灵动起来了。观赏着观赏着,我觉得天和地浑然一体,星星们离自己很近很近了,自己也成了一颗

星星,虽然不明亮,却也存在。

没有谁做声,天地平和安谧,宇宙的大美尽在不言中。

安谧的天穹突然有变化,一道银光飞速划下,划到一颗星星旁边,就倏然不见。

“游子投入母亲的怀抱了!”有同伴这样说。

话语开了头,大家就打开了话匣子。有人说:“我本来很喜欢看星星,遗憾的是到城里来住以后,就没看见过这么多星星。”好几个人都说,在城里,早些年还能看见一些星星,随着城里的“亮化”程度越来越高,空气污染难以避免,星星也隐退得越来越多。我有同感,笑着说:“星星清高得很,又敏感得很,它们不屑与人间争光争辉……”

我问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,现在看到的星空,他以前看到过吗?他回答,在乡下的外婆家看到过。我又问一个小一些的姑娘。她这样回答:“印象中我是第一次看到。我爷爷、奶奶、舅舅他们都搬到城里来了,乡下没有很亲的人了,也没下去了。星空这么好看,以后我要想办法到乡下去看。”

(黄三畅,武冈二中退休教师)

古道芬芳

陈芙蓉

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……”每每听到这首歌,我就特别想去山野寻一条古道走一走,寻一个亭子坐一坐。

新邵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路,蜿蜒起伏地伸向密林深处。这就是“简氏茶马古道”,清光绪年间由简氏自筹资金修建,现存约5公里。它北起严塘镇湾里村,南至醴溪镇杨四村,毗邻塘白旅游专线公路。

据记载,简氏是西乡人,其丈夫李义悦,严塘镇白水村人。在丈夫早逝后,她守节义四十余年,始终敦亲睦族,仗义疏财,乐善好施,口碑甚佳。当时,从白水村去宝庆城虽然路途不太远,却山高林密,杂草丛生,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,乡民苦不堪言。简氏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。为给父老乡亲提供交通方便,于是自筹资金,请工匠修建了一条直通宝庆城的道路。道路全用大小青石块铺就,宽约一米,且每五华里修建一座飞檐翘角的精美凉亭,供行人避雨歇息。道路修成后,极大地便利了当地百姓出行和货物流通。自此,本地的玉竹、茶叶、三七等不断销往宝庆城,也从城里换来不少实用稀罕的日用品,乡民好不欢喜。在简氏晚年,朝廷封她为“安人”,并敕旌表彰她的节孝。

只因年深日久,风侵雨蚀,芬芳古道与精美茶亭渐渐沧桑衰败。近年来,新邵在这

里新辟一公园,名为“铁砂亭连天……”将沉寂已久的简氏古道修葺一新,并新增了三座仿古建筑,且在古道两旁种植了各种花草树木。历经沧桑的简氏茶马古道,如今又以新的容颜重新走进大众视野。每到节假日及周末,古道游人如织。昔日的茶马古道虽已马蹄声远,如今却人欢鸟鸣、四季花香,成了集生态旅游、健身教育于一体的城郊公园。

走在青石板上,阳光从树叶的缝隙漏下来,我不禁疑惑,这是否就是当年的马帮散落的串串金币?遥想当年,太阳还未升起,雾霭朦胧,一群肤色黝黑、身体强壮的汉子,牵着驮着沉重货物的马,沿着这条路满怀希望地走向宝庆城里。傍晚时分,又踏着夕阳,伴着鸟雀和马蹄声归来,日子过得踏实而安稳。

简氏不简单,她是善良的,又是孤独的,但她并不寂寞。因为这条道路,大家永远记住了她,并怀念她。

业已深秋,古道旁的枫叶该红了,那是简氏对夫君的片片相思吧。园里的板栗熟了,拾板栗的人儿该是何等欢喜,但请不要贪心噢。我真想离古道近点再近点,日日得闲徜徉其中,思索人生。或约三两好友在那亭子里静坐、喝茶、看书、交谈,听山间鸟鸣,让久居樊笼的心得以自由飞翔。

(陈芙蓉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

丰收年里喜事多

刘奕 摄

◆岁月回眸

忆父亲

贺旭艳

父亲离开我们有十二年了。爷爷离世时,父亲才十四岁,上有两个姐姐,下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,最小的弟弟还在奶奶怀抱中。长兄当父,他辍学养家,挑煤拉纤拖板车……靠着繁重的体力劳动,他养大了弟弟妹妹,还和妈妈一起含辛茹苦,为奶奶养老送终,把我们四个子女拉扯大。

资江河畔古城墙边的青石小巷、破旧平房,承载了我的童年岁月。年少时,父亲对我似乎一直是一副威压的冷面,令我想逃离。经过多年来的反复回想,也能记起父亲笑呵呵的时候:怀里的小妹说她是父亲腋下生出来的;弟弟邀功自己也得到了一面红旗,只不过是黑的;小妹在作文里写爸爸有木刻般的皱纹……但唯独想不起父亲给予我的笑容和亲昵,哪怕是我生日或生病的时候。

大的让小的,大的带小的,这是我们家的铁律。家务事总是先落在我的身上,上小学时就煮饭择菜、洗碗扫地,甚至到河边洗衣,每天放学路上到豆腐坊背一袋喂马的豆壳。在外被欺负了,回家还得挨揍。弟弟妹妹一哭,我就紧张。有一次跟小伙伴们在河边玩,看到弟弟从高处跳下,觉得罪不可赦的我有了人生的第一次出走,但又无处可去,快天黑时被奶奶找回家。好在弟弟没事,我也没有挨骂。

尽管我是家里学习成绩最好的,但没得到过父亲的赞赏和奖励。弟弟把我从学校得到的不记名荣誉证书,偷偷拿到父亲那里领奖,后来干脆找我要券,领的奖两人“分赃”。有一次父亲让我吃弟弟妹妹碗里的剩饭和肥肉,见我实在不情愿,说:“吃了,给你一毛钱。”那是记忆中,他第一次

对我“悬赏”,但我没接受。

虽然父亲有些重男轻女,对子女读书却是一视同仁。爷爷奶奶本就是旧社会的读书人,父亲在媒人介绍对象时,毫不迟疑地挑中了户口在江北农村的母亲,“就要那个高中生”。于是,我们四个子女也跟着是农村户口,是没有豆腐票的。父亲养家的负担更重,而读书也成了我们的唯一出路。初中毕业时我的成绩是可以入读中专的,有亲友建议让我早点参加工作来减轻家庭负担。但是父亲征求了我的意见,而我选择了上高中、考大学。

考上大学那年,父亲让我跟车帮忙装卸。有人问起我时,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因我而起的自豪而轻松的笑容。那时的彩电是紧俏货,父亲之前拿到的优惠价指标,都给了亲友。听到人家劝他:“你这次还是自己要了吧,以后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。”父亲破天荒地转头问我:“要不要?”我连忙点头:“要,要!”除了读书需要,我从不向父亲提任何物质要求,没想到临时起意的父亲当真捧回了家里的第一台彩电。

后来家里都夸我带了个好头,弟弟妹妹一个个都考上了大学或中专。为了四个孩子读书,家里一直是负债的,父亲过年都不休息,哪怕守在路边车里等。因为父亲经常不能按点吃饭,家里习惯了专门给他留菜。同桌吃饭时,父亲的菜碗总是剩下肉,然后和我们面前的碗对换一下,说肉塞牙。我们一直以为他不喜欢吃肉。有次在酒席上看到他大口吃肉,我惊讶了:“爸爸,原来你喜欢吃肉的呀!”

大学毕业后退远走高飞,却又逃不过对父母的心疼和对家庭的责任。错误的婚姻还未开始就遭到父亲反对,我用

一句“不能嫌贫爱富”,把他的嘴给堵了。家里虽然没有给我什么嫁妆,但也没有收任何彩礼,办酒宴时亲友们的礼金也全都给了我们。离婚签字时我哭了,觉得很对不起父亲。

父亲年纪大了,本该在家养老却一个人跑到乡下养蜜蜂去了。带着几十个蜂箱,哪里有适合采蜜的花源就往哪里去。寄住农民的土砖屋里,自己动手做简单的饭食,甚至在山里搭窝棚。担心他,心疼他,他却总说,尽量不给子女添负担。父母没有工作单位也就没有退休金,我知道他需要这份安全感和价值感。除了给生活费之外,我能支持他的就是帮他卖蜂蜜……

小时候总觉得自己不得疼爱,父女间也不亲近。后来接触心理学,知道一个人的成长会带着原生家庭的创伤,为此还泪如雨下。奇怪的是,待父亲渐渐老去,他在我面前不再是怒目金刚的形象。他喜欢跟我说从前的事,哪怕我听得不耐烦。跟妈妈吵架了,他要把我喊回家,似乎我可以当裁判。有次似乎是在夸我又似乎是抚慰我:“做老大的,是要吃点亏的。”后来还听家人说,父亲有点怕我。有些事,母亲都劝不动他,我却能说上几句。

父亲脾气暴躁,与母亲的关系处得并不好。即使人已不在,母亲还是介意父亲当年回答她:奶奶排第一,兄弟姐妹第二,儿女第三,“你想排第一啊,想偏你的脑壳”!我安慰她:“他肯定把自己排在最后,而你跟他是一体的呀。”“那倒是。”“那哪有把兄弟姐妹排在儿女前面的呀。”我说,那样的家庭情况,他肯定那样排啊。

后来突然明白了,为什么我会缺失父亲的疼爱。原来,父亲是把我当作他自己一样要求的,而他最不疼爱的就是他自己。不经岁月,不懂父之亲。等懂得时,我也只能遗憾,我这个长女远不如他这个长子当得好,而时光也不能够倒流。

(贺旭艳,邵阳日报记者)